



孤独是一种意境

安徽合肥 郑业权

从上周四早晨开始,小区已实施封控管理六天了。起初没感觉不适,心想正好利用这个时机补充觉,休整休整。可从第三天开始内心就有了些许的骚动,毕竟生活节奏被打乱。于是我开始尝试调整心态和生活规律。早晨六点钟起床,十分钟洗漱,然后是阳台锻炼,然后简单煮点面条之类解决温饱问题,再沏上一杯茶,坐到书桌边看看书。

由于平时总在忙碌,这些年也基本没时间或者即使有时间也因为浮躁而失去了读书的情致。而这或许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通病了吧?每个人都向着心目中的某个高度攀登,一路匆忙,满脸焦虑,哪还有心情欣赏沿途那一处处风景?其实,世上哪一个人可以停止行走呢,可我们真的需要走得那么快吗?这种无休止无节制的快给我们带来丰厚物质回报的同时,却也增加了我们内心的焦灼、体力的疲惫和灵魂的迷茫,甚至还有健康的每况愈下。

记不清是哪一位先哲曾说过:当我们为生活疲于奔命的时候,生活已经离我们而去了。

说是看书,其实也就是象征性地随便翻翻而已,因为这些书都已经看过好几遍了,而且很多都作了读书笔记,特别是记录一些经典名句,这大概又是一个像我这样的俗人共有的陋习吧,即使是读书这样高雅的事情也变得功利性很强,只知道从中记住几个经典的句子,而对作者真正想表达的要领却一知半解,这样读书的人其实是算不得读书人的。想到这里,我本能地从书堆里抽出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这是一本我从买回来以后就一直在读但一直都没有读完的书,因为书中冗长复杂的外国人名字很难记清,看着看着就不知道谁是谁

了,而且作者还使用了很多插叙和倒叙的写作手法,搞得我颠三倒四、云里雾里。其实看不下去的根本原因还是那两个字:浮躁。但这次我是下了决心要利用这个意外的闲暇静下心来读完它。

于是,花了一整天时间,硬着头皮终于真的读完了这部充满魔幻色彩的人间巨著,那个隐藏在羊皮纸卷里的秘密和布恩迪亚家族的百年孤独使我沉思良久,震撼不已,是啊,这“世上不会再出现第二个能够忍受百年孤独的家族”了。

因为终于了了十几年的一个心愿,所以情绪有些亢奋,顺着故事的情节,我想到了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想到了自己走过的这些年心路历程,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生活貌似繁花似锦、熙熙攘攘,而事实上我们却无不是孤独的灵魂,茫然奔走于一座座孤岛之上,阳光下我们每个人都活得或者假装活得光鲜亮丽,而黑夜里又有多少人曾辗转反侧呢?突然之间,我觉得对孤独

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可是那些不曾真正经历过孤独或者从来不懂得孤独的人,他们是否也能感受到那孤独其实是来自马尔克斯内心的呢?

咚、咚、咚,突然有人敲门,一下把我从思绪中拉回到现实,原来是社区的志愿者配送生活物资来了。我深深地向大白们鞠了一躬,表示谢意,也表示敬意。看到满地种类齐全的肉蛋果蔬,想着那些一户户敲门的社区人,我的心里涌起了阵阵暖流,此时,我忽然感到是真的读懂《百年孤独》,其实,我并不孤独。是的,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不是你遭遇了什么,而是你记住了哪些事,又是如何铭记的,即使以为自己的感情已经干涸得无法给予,也总会有一个时刻一样东西能拨动心灵深处的那根弦,我们不是生来就懂得享受孤独。生命中曾经有过的所有灿烂终将需要用寂寞来偿还,人生中间也是一场单人的旅行,一个人的成熟不是你多善于和人交际,而是学会和孤独和平相处,独单之前是迷茫,孤独过后便是成长。

老屋窗前银杏树

陕西西安 秦继芳

他家的老屋窗前长着一棵银杏树。当我第一次走进他的家里时,就被这棵黄叶纷披的银杏树吸引住了脚步。他说,这棵银杏树的树龄已经有十多年了。我站在银杏树前,他父亲坐在树下的圈椅里。麻雀在树上啾鸣,一枚枚扇形的黄叶在清冷的风里飞舞,他父亲看着地上散落的叶子,像个孩子似的哭起来,我有些茫然不知所措。

那天的午饭也是在银杏树下吃的。一张方桌摆在树下,他母亲坐在他父亲旁边,端碗执勺,一口一口地把饭菜喂给他父亲吃。他在旁边时而拿毛巾给他父亲擦拭嘴角流下的涎水,时而轻拍他父亲的背部。我看着银杏树下的这个三口之家,坚定了心中对婚姻的信念。后来,我和他结婚,他的父母就成了我的公公婆婆。原来公公十年前中风后就落下了半身不遂、意识不清的后遗症。婆婆说公公喜欢银杏树。公公身体好着时,一到秋天,他们就去看银杏树,有时也捡银杏叶泡水喝。因此,公公病了之后,她就在老屋的窗前种下了这棵银杏树。

春天,银杏树抽出娇嫩的小绿叶时,婆婆搀着公公走出屋门,绕着院子走上几圈后,来到树前,扶着公公在圈椅里坐下,她则拿上一本书或是一张报纸,坐在旁边的小凳子上,给公公念书里的故事或是报纸上的新闻。春风阵阵,银杏叶簌簌地响,仿佛在窃窃私语地说着什么。夏天,银杏树的枝叶在骄阳下显得格外青翠郁葱。公公坐在树下的圈椅里,胸前围着干净的围裙,婆婆娴熟地拿着剪发工具给公公理头发。婆婆轻言细语地哄着公公:“好好配合呀,一会儿有奖励。”公公听话地点点头。果然,公公理完发、洗完头后,婆婆就端来

一碗切成小块的红瓤西瓜,一勺一勺地喂给公公吃。阳光朵朵,银杏树上的叶子闪闪发光。

秋天,银杏树一身金黄,好看极了。公公看着婆婆在树下捡叶子,也想帮婆婆一把,可无奈身子不随心意动弹,他着急地摇头抹泪。婆婆看见了,拿起一片叶子,很快折出了一只挥着翅膀的蝴蝶,把它递到公公手里。婆婆对公公说:“四季当中,属秋天的银杏树最美丽,是不是?”公公看着手中黄色的蝴蝶,开心地笑了。

冬天,银杏树上的最后一片叶子落尽。偶尔,有几只小麻雀在上面落脚,摇动光秃秃的枝丫。婆婆把银杏叶洗净、蒸过、晾干后,拿给公公泡水喝。公公坐在窗内,双眼望着窗外的银杏树,听婆婆给他讲笑话、讲他们年轻时候的趣事。雪花纷纷,银杏树一身银装,在朔风中静默不语。

冬去春来,年复一年,银杏树细数着流逝的光阴,而公公的身体并没有因为婆婆的悉心照料而恢复健康。在银杏树生长到十八岁那年秋天,公公离我们而去。

公公走后,我们回老家接婆婆来城里和我们一起居住,可她不肯。每当回老家,我看到银杏树下白发苍苍的婆婆,脑海里不由得就浮现出公公和婆婆相依相伴、不离不弃的那些时光……

山韭菜

陕西富平 焦联

山里人,都喜欢大山,我也不例外。对于山里的一切,常常心存感激,深深眷恋。一山一石,一草一木,让人倍感亲切,始终相信万物皆有灵。

人常说“九月韭,佛开口”。我认为对韭菜的这种赞赏,绝对是指山韭菜。平地上,菜园子里甚至大棚的韭菜担不起这样的殊荣。山韭菜独特的味道是任何韭菜不可媲美的。山韭菜长在山石间任何一处有土壤的地方,就是好多城里人所说的“野韭菜”。朴实的山里人祖祖辈辈都是叫山韭菜,从来不说“野”。山韭菜生长在石头缝隙里,荒草丛中。经过春雨滋润,经过骄阳炙烤,在秋天才旺盛喜人。当寒冬来临,它的根藏在山坡的泥土深处,任雨雪风霜肆虐。待春暖花开时,悄悄发芽,顽强生长。

上山“掐”韭菜,而不是割韭菜。因为山韭菜长在荒山野岭上,而且往往都是隐藏在茂密的杂草中。狭小的空间只能容下一只手,拇指和食指捏住轻轻一掐,一股浓烈的韭菜香味便扑鼻而来,难怪小时候刚进入阴历八月,奶奶就告诫家里的女眷们不要剪指甲。山韭菜不同于其他地方生长的韭菜,它根红、叶窄、茎长。特定的生长环境,使它的味道越发辣香,口感悠长。山韭菜还有两个特点:一是“干”,二是“净”。所谓的干,是水分子少,叶子细,看起来身形修长。用山韭菜包饺子包包子,你永远不用担心它过多的汁水而难以操作。净,是无肥料无杂尘,只是沾点泥土,每一根韭菜都是碧绿的。像爱干净的人,无论处于何种环境下,都不会灰头垢面。用一盆水淘洗一

大把山韭菜,水都不会很混浊,更不会害怕有农药残留。山韭菜的干净本质,可以在冰箱冷藏十天半个月而不会腐烂。

山里人把上山掐韭菜叫“登坡”。韭菜都藏在草丛里,人必须蹲下身子,用手拨开高高的草,才能看到亭亭玉立的韭菜。你看那些一上山就大喊“咋不见韭菜?韭菜在哪呢?”而且还是满山遍野乱跑的人。这绝对是山外人,根本没有上山掐过韭菜。山里人掐韭菜是很有经验的。首先她们知道哪个山头或者山坳韭菜多,再者“登坡”必须穿布鞋。在山石间行走,柔软轻巧的布鞋才有很好的契合度,踏在草丛中还是石头上,都很稳当。掐韭菜其实就是埋头寻宝,如果你运气好,在草丛中找到一片绿莹莹的韭菜,就不用起身挪地方了,只是换着姿势顺韭菜一直走,看准脚下的路再挪脚,特别陡峭处,需要手脚并用爬行。有时候不知不觉中,已经走了很远。当你偶尔抬头看到走过那么多的悬崖峭壁,会被自己折服。掐韭菜的姿势正如我们做人的态度:扑下身子,脚踏实地。

每年阴历九月,我都要上山掐一次韭菜。秋天的山里到处都是美景,风是轻柔的,云是悠闲的,蓝天是高远的。野草不似夏天那样浓密,变得青黄柔软。坐在草丛里,整个山坡都是你的。那种花香和青草混合着泥土的味道,像极了孩童时外婆温暖的怀抱。